

大约一个多月前,终于下决心,把一头曾经长期焗染的黑发,统统一剪子扫荡干净,只留下板寸长的发茬,还原我的毛色真颜。揽镜端详,呵呵,黑白相间,白多黑少,的确成了宋襄公口中的“二毛”;纵然时光倒流,重返古战场,我也属于春秋五霸斧钺之下“不获二毛”的体恤对象。

没想到的是,现实生活中的体恤不期而至。

那天刚刚登上149路公交车,迎面座椅上的一位姑娘马上站了起来,和我擦肩而过时,轻吐二字,“依坐”。我一时闪神,不知她在跟谁说话,左右环顾,才霍然拎清,她是在赐关爱与我啊。于是赶紧追着她的背影送上“谢谢”。

平生第一次,公交车上有人给我让座,猝不及防,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对着座椅旁窗玻璃上晃动的面影,我不禁顾影自怜,刚刚退休几个月,何至于老成这副熊样。不用问,毛病肯定出在这覆顶霜雪上。心头不觉一黯。

三站路之后,我转而乘上轨交3号线,太让我意外的是,刚才的一幕竟然重演。又是一位姑娘,不等我在拥挤的车厢当中立定,便匆匆站起,留下一句“依请坐”,便径直向车门走去。那一刻,我惭愧万分,“对不

白头吟

姜龙飞

起”三字脱口而出,然后极不情愿地讪讪道“谢谢依!”但说实话,我当时真想大喝一声,别给我让座,我不——需——要! 轨交车黑黢黢的窗玻璃上,清晰地投射出我的满头白发,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利用别人的同情与怜悯,来赚取外快的……乞丐。

被人垂怜,是我直到下辈子都不情愿领受的羞辱。何况当下,现在,这辈子……

怪不得日本人不喜欢别人在公交车上给他让座呢——就在礼让者从座椅上站起来的一瞬间,他升入了,社会已经为他的礼让厘定了文明的标高;而我,则被生活无情地贴上了衰老的标签。

对本埠的文明礼让蔚然成风应当庆幸才是,“公道世间唯白发”,我却“羞对华簪”,兀自胸闷,心态岂非有问题!要不要恢复染发?我一遍遍问自己,那样或许更贴近我真实的年龄,至少,别让年轻人再为我恼指大动,将出行的安逸礼让给一个不需要的人。然而,生活中的某些记

忆,却使我纠结。去年上海书市,文汇出版社邀我为拙著《上海租界》签售,签售台上,同一套“海派典藏”之《上海先生》的作者程乃珊的先生严尔纯老师,恰好与我邻座,攀谈间大家都回避了一个让人心痛的话题,乃珊老师再也不能来了,而夺去她机会的,就是一种据信为受到化学药品污染而侵蚀到血液的恶疾。我的另一位朋友,曾担任过《上海公安报》主编,还是警官合唱团的主力,曾经巡演欧洲,人长得高大健硕,帅呆酷毙,60大几的人了,每次见他,都是一头乌发,看上去也就50岁出头,退休后仍然每天步行往返16公里以上,受原单位返聘坐班。谁曾想到呢,与乃珊老师同样的恶疾却突然缠上了他,其致病根由,大家猜测,和他高频度染发,刻意保持生猛的年轻态有关。

与其悔不当初,不如趁早了断。为避免被人让座的烦恼,我以后不乘或少乘公交总可以吧,我不惜体力多跑路也没关系吧?但是,让我再一次啼笑皆非的是:周日大早,我正沿着人影稀疏的黄金城道慢跑,一辆出租车在我侧旁戛然而止,一位中年女子,摇下后窗玻璃,探头亮出她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:“大爷,到中央花园往哪儿走啊”……



飞往欧洲的空中

朱全弟

这一次,乘坐法航飞往巴黎。网上订座时,我要了靠窗的位置。从上海浦东出发,经南京、合肥、郑州、太原、西安、包头、乌兰巴托、新西伯利亚。我很满意座位前的屏幕。在万米高空上,看着屏幕,飞过的地方,有时看得见,有时看不见。11个小时还要多一点的枯燥飞行,有影片有音乐,但我只看飞行路线图,无论到哪里,飞机的位置都明白白告诉你,没有打闷包径直飞到目的地,把人放下就完了。

知情权,在天空中也并没有被忽视。

进入初冬,大地上还有绿色的田野和树林,更多的是浅黄色的坡地和草原。天气很好,目力直达地面。南方尚有绿的生机,北方却已是一片枯黄的苍凉景致了。依稀能见蜿蜒纤细的河流,坦白直直的公路,还有网格状的大块农田和矗立一方似的建筑民居。飞过去,慢慢地,一个由南至北的地理变化与地貌特征的图像显露无遗。

出境了。穿过乌兰巴托下面的沙漠地带,岩浆状的表层,白花黑乎乎的空无一物。再往前,进入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,豁然开朗,那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了。我努力往下瞧,有一条白色的绸带似的东西曲曲折折,这就是地球上最珍贵与生命直接有关的河流,它滋润万物,水不断流,命不该绝。尔后,依次为莫斯科、圣彼得堡。我拼尽全力寻找公路、汽车、建筑,试图发现地下一切有生命的蠕动和迹象。

我们平时知道有海平线、地平线,殊不知其实还有天平线!天边有霓虹、彩霞,它们镶嵌在白云尽头的上方,金灿灿的,是没有任何一丝遮挡的世界,美艳至极。此景只应天上有!

在飞机上,身体被托举到一个很高很特别的地方,眼界自然也高了,看出去的东西也不一样了。平展的白云,轻盈地淌过寂静的大地,繁华的城市,鸟瞰白纱

般的云影下面挨个现身的田野、村庄、大山、沙漠,还有森林,无一不是恍若仙境。长途飞行,在空中,仿佛没有了国界,只有一个天。飞了很久很久,困了就用瞌睡来解无聊。但是,醒来,我仍精神十足地俯瞰大地,寻觅我浑浑噩噩在大地上没有的新鲜感觉。有时,需要几个钟头,才看见下面绿色影子,以及挥洒其间的细微的河流,或是看见光秃秃的群山之间的白色道路。我想找到它们去了哪里?终于我见到了,有一条路是通向远方山顶上的,开采,矿山,我似乎为自己在一万米以上发现了大地上一个秘密而窃喜不已。毕竟,天上的判断,很难验证,这一回是确定了。我有点陶醉了。

飞机是凌驾于白云之上的。看远处、身旁、机翼下的团团大团的棉絮般泡沫似的云,块垒一样层层叠叠,厚重得完全阻隔了与大地的关联。看它纹丝不动没有一点表情的状况,我有点担心飞机怎么穿透下去降落跑道。然而,这只是外行瞎操心罢了,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办法多多,飞越、绕过,扶摇直上抑或跨越俯冲,一眨眼,穿破云层的飞机就逍遥自在大展身手了,轻轻触地的一瞬,它便平稳的拥抱大地了。而此时,天空中的游子泛起感想,每一次归来,都是对上苍的感恩,交织着无限眷恋与依依惜别的情愫。

天空,再见!我会再来!

乘飞机到天上去看美景,这是我近年来产生的念头。当然,我尽可能地不放过去每一次飞行的机会,让熟视无睹、倏忽消逝的身边美景,成为我生命中美好的记忆。天空是我经常去作客的地方,白云与我已经熟了,甚至我和颠簸震颤的气流也多次交手,从害怕到习惯,最后有点烦到轻蔑它了。不过,它们说真的都是我朋友,几乎每一次,哪个也没缺。它们都是我的朋友,陪伴左右,和我一起无数次飞过美丽的天空。



晚清时,慈禧太后专权误国,人所公愤。慈禧在民间的口碑很坏。由于她喜欢传名伶进宫唱戏,有关她与名伶的妖魔化传说很多。有传说慈安太后撞破了慈禧与名伶杨月楼的好情,因而被慈禧毒死。

慈禧太后的绯闻

柴俊为

慈禧太后暴卒本来就有各种传说指慈禧为凶手,但都没有确实的证据。而偷情撞破一说尤为荒唐。杨月楼曾任三庆班主,文武兼擅,唱工学的是“老三鼎甲”之一张二奎的“奎派”,武戏擅演孙悟空的戏,艺名“杨猴子”。

杨月楼进宫之前曾到上海演出,在上海犯了所谓的“风流案”,差点没命,是被人救回来的。造杨月楼与慈禧太后的绯闻,在不明真相的民众中有一定的迷惑性。但是,了解一点宫廷制度的人一定知道,这个谣言是根本不超查证的。清宫的演员分“内学”和“外学”两部分。这一分工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“男女之大防”。也就是说,只有内学的太监宫女才能在

奸情的事情。更倒霉的是杨月楼的儿子杨小楼,有关他与慈禧的绯闻,因为经两位戏曲研究的名家形诸文字,流传更广。这两位名家一位是徐慕云,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评论家、活动家,著有《中国戏剧史》等著作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他在上海的《申报》“戏世界”副刊,开辟了一个专栏,叫《故都梨园秘史》,专谈北京的梨园掌故。前几年,三联书店将其大部分文章集结出版,第一篇就是这个八卦。文中

说“杨小楼的躯干伟岸,与他的一副英俊面孔,着实可以使新寡的西太后神魂颠倒”。第二位是鼎鼎大名的齐如山先生,曾经长期为梅兰芳编剧,也做过戏曲方面的田园调查和研究,著作等身。齐先生在他的书里也讲过慈禧对杨小楼很暧昧的故事。说是有一次杨小楼唱完戏,慈禧

要把自己戴的一枚扳指赏给他,但是,又不脱下来交给太监监视给杨小楼。那意思好像是

要让杨小楼亲手去取。杨小楼跪在下面吓得满头大汗。僵持了好一会儿,太后才取下来交给太监。在所谓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年代,寡太后暗示年轻武生亲手去取自己的扳指,这个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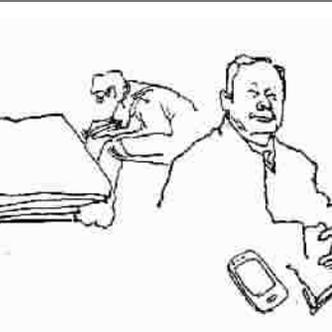
这两个传闻看起来比有些谣言有分寸,似乎比较接近事实,但实际上同样也是经不起推敲的。杨小楼高大英俊,技艺超群,演戏受到慈禧的赏识原在情理之中,清宫档案中也有所反映。可是,根据档案的记载,杨小楼是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才进宫当差的,

脸谱 (外一首) 夏雨

大写的你 我从不会 走得很远 无奈中已经 老时 时而二黄 时而流水 时而板

老时 时而二黄 时而流水 时而板

老时 时而二黄 时而流水 时而板



我不常看微信,自然是看纸质的文字惯了。不过有暇也看看熟悉的朋友发给我的微信,也觉得蛮有意思。

我有一朋友,他常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发给我。某日,儿子学钢琴有进步了,他就发一段议论,并配有视频;又过些日子他去听了一个讲座,也发一帖给我,谈自己的感受。开始时,他写的短文挺一般的,渐渐地,他发的微信文采也讲究了,面也广了。某日,他读了一本书,感到有所收获,便把自己的感受与书中好的章节发给了我。我有空也回上几段文字。几日前,他出差了,把各地的

微信和日记

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

风俗和市貌发来,一组一组的。我是不太出门的,看了他的微信,胜似出游。

隔几日他去看了一个画展,拍了好些照片,把自己认为上眼的作品发给我,他认为我是搞美术评论的,想倾听我的意见。我认真地写些赏析的文字,给他一一回了微信。

这令我想起我年轻时读过的文人日记,有的就像流水账,也发发议论,时间断断续续的,读了使我了解当时的生活和人事。我觉得这些朋友的微信,就如同这些日记一般,娓娓道来,有种亲切感和备忘录的性质。

“贴身翻译”

郑自华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人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。可是由于语言的障碍,无法和他国的国民有比较深入的交流。

2011年,我第一次出国,到了泰国。5天的行程,为泰国的文化所惊艳,更为泰国人民的热情所感动。这个时候,很想主动和泰国人民打招呼,可我只会“萨瓦迪卡”(泰语:你好),那阳就想,如果有个贴身翻译多好!

还别说,真还有贴身翻译了。这两年,智能手机大行其道,搭载在微信后面的各种软件蜂拥而上,其中一款“旅行翻译官”就引起了我的关注。“翻译官”里有“国内”、“国际”、“国内”又有“上海话”、“台湾话”、“粤语”、“客家话”、“藏语”、“温州话”,至于“国际”那就更多了,有“日语”、“韩语”、“葡萄牙语”、“俄语”、“英文”。只要点击中文的相关句子,一个清脆的女性声音就会将对应的语言说了出来,而且可以反复播放,实在方便得很。

前不久乘游轮去了一次日本。哈哈,下载了的“旅行翻译官”可以派上用场了。为了便于使用,我选择了一些常用语,如“你好”、“请问”、“谢谢”等放入“收藏”。本以为有了贴身翻译,不敢说走遍日本都不怕,至少交流沟通没问题吧。谁知道在关键时候贴身翻译还是掉链子。那天我和其他2人与大部队在一家大型商场“失联”。在这家商场转悠了半天,也没见到大部队。想起了在车上听说有些女同胞要买化妆品,于是赶紧找到商场导购,同时拿出贴身翻译,打开一看,傻眼了,“购物”栏里根本没有买化妆品之类的词语。于是我只得反复说“资生堂”,从导购小姐脸上疑惑的表情,我知道导购小姐根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,无奈之下,我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了,我模仿涂口红、涂眼睫毛、抹面霜的动作。导购小姐露出了笑脸,于是找来商场柜台分布图,将化妆品柜台圈了出来。我们兴冲冲到了那里,可是没有看见同伴的朋友,刚升起希望又破灭了。看来要寻找同伴的可能性没有了,那就找巴士停车场吧,一查“翻译”也没有这个词,于是用英语:“bus stop?”(巴士停车场)其实我想说的是旅游车集合点在什么地方。天哪,不知道是我的发音不标准,还是日本人懂英语的少,给我们的都是茫然的表情。这下糟了,找不到大部队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日本的冬天很冷,我的额头上是汗珠连连,离集合时间越来越近了,只能逮着一个问一个。只见一个穿着大棉袄的高个子男人向我们走来,我打开“翻译官”,点了中文“你好”,一串日本话蹦了出来,对方笑了起来,说:“我听得懂中国话。”哇塞,太神奇了,一搭讪,原来是在日本定居的东北人,真是碰到了救星。他将我们带到停车场。没多时,大部队也来了。

看来,翻译要做到贴身没那么简单!

“贴身翻译”

郑自华

2011年,我第一次出国,到了泰国。5天的行程,为泰国的文化所惊艳,更为泰国人民的热情所感动。这个时候,很想主动和泰国人民打招呼,可我只会“萨瓦迪卡”(泰语:你好),那阳就想,如果有个贴身翻译多好!

还别说,真还有贴身翻译了。这两年,智能手机大行其道,搭载在微信后面的各种软件蜂拥而上,其中一款“旅行翻译官”就引起了我的关注。“翻译官”里有“国内”、“国际”、“国内”又有“上海话”、“台湾话”、“粤语”、“客家话”、“藏语”、“温州话”,至于“国际”那就更多了,有“日语”、“韩语”、“葡萄牙语”、“俄语”、“英文”。只要点击中文的相关句子,一个清脆的女性声音就会将对应的语言说了出来,而且可以反复播放,实在方便得很。

前不久乘游轮去了一次日本。哈哈,下载了的“旅行翻译官”可以派上用场了。为了便于使用,我选择了一些常用语,如“你好”、“请问”、“谢谢”等放入“收藏”。本以为有了贴身翻译,不敢说走遍日本都不怕,至少交流沟通没问题吧。谁知道在关键时候贴身翻译还是掉链子。那天我和其他2人与大部队在一家大型商场“失联”。在这家商场转悠了半天,也没见到大部队。想起了在车上听说有些女同胞要买化妆品,于是赶紧找到商场导购,同时拿出贴身翻译,打开一看,傻眼了,“购物”栏里根本没有买化妆品之类的词语。于是我只得反复说“资生堂”,从导购小姐脸上疑惑的表情,我知道导购小姐根本不知道我说了什么,无奈之下,我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了,我模仿涂口红、涂眼睫毛、抹面霜的动作。导购小姐露出了笑脸,于是找来商场柜台分布图,将化妆品柜台圈了出来。我们兴冲冲到了那里,可是没有看见同伴的朋友,刚升起希望又破灭了。看来要寻找同伴的可能性没有了,那就找巴士停车场吧,一查“翻译”也没有这个词,于是用英语:“bus stop?”(巴士停车场)其实我想说的是旅游车集合点在什么地方。天哪,不知道是我的发音不标准,还是日本人懂英语的少,给我们的都是茫然的表情。这下糟了,找不到大部队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日本的冬天很冷,我的额头上是汗珠连连,离集合时间越来越近了,只能逮着一个问一个。只见一个穿着大棉袄的高个子男人向我们走来,我打开“翻译官”,点了中文“你好”,一串日本话蹦了出来,对方笑了起来,说:“我听得懂中国话。”哇塞,太神奇了,一搭讪,原来是在日本定居的东北人,真是碰到了救星。他将我们带到停车场。没多时,大部队也来了。

看来,翻译要做到贴身没那么简单!

今宵灯谜

周国瑾

吩 (成语)

昨日谜面: 赠品、卖品,账目划清(七字俗语)

谜底: 一分行情一分货(注:行情,作人情送的;货,货物)

